最是一年春好处

阳春三月，万物复苏。春风来了，给田野披上盛装，你看，绿的、白的、粉的、红的衣裳把大地染得五颜六色，仿佛是一场盛宴即将开启，万物都要赶着赴会。

时令逢春，孕育希望。蝴蝶翩翩飞舞，蜜蜂辛勤采蜜，它们唤醒花儿，载着云的轻盈，合着风的希冀，让春的气息溢满人间，讲述着又一个春天的故事。

——编者

童年趣事

折柳为笛

□王学艺

当看到“折柳为笛”时，刹那间，我就被湮没于春的气息里。

我们村子坐落在河边。柳树多追水而生，村庄河道旁的柳树自然多繁衍，这是其他村庄少有的特色。与柳树冬去春来朝夕相处，对其印象就深刻。

冬的远去，春的融入，让柳树染了颜料，岸上的垂柳渐渐变嫩绿，你稍不留神，它就青衣裹身。

阳春临，天温煦。孩子们悄然褪去冬装，开始伸胳膊踢腿，调皮捣蛋者麻利地爬上柳树玩耍。杨柳条是可以拧“芈芈”吹响在春天里的，“芈芈”音为乡音土语，因无据考究确切字体，暂且以此代之。

刚发芽的柳条嫩绿轻柔，充满生机，折一枝寻合适处掐段，右手拇指和食指捏紧条身，左手抓住下半部用力一转，就能感触到柳骨与皮分离的蠕动。下部往上轻推，骨干露出，抓紧柳皮，枝身就滑滑抽出了，柳皮转瞬为圆空心。

从口袋里摸出削铅笔的铁皮小刀，把两头切整齐了，轻轻拨去头部一小点儿青皮，没有小刀用指甲刮亦可。把去了青皮的一头放进嘴里，牙齿轻轻咬扁，顶气鼓腮，一吹，就呜哩哇啦响了。

“芈芈”可长可短，可粗可细。见过有人做长粗的有尺余，吹起来瓮声瓮气；细短的若指关节般，发音高亢嘹亮。

折柳为笛，想不到童年玩的“芈芈”，原来可以被文字精练至如此意境。

折柳为笛引起的趣事也颇多，有段插曲现在想来，当年小屁孩的我还颇有心计。

那时，小刀不是孩子们能随便拥有的。当然，谁都想要一把玩玩。孩子们会拉帮结派，若发现有与自己常玩的小朋友与对手相处，即所谓脚踩两只船者，我就把小刀暂借之。自己很清楚，孩子们翻滚打闹最容易弄丢。有朝一日，一旦发现对方背信弃义，立马要其归还，不得已，对方只好乖乖地从了自己这一帮。

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。把柄攥在别人手心，就不得不乖乖被“招安”，这是孩子们玩“芈芈”衍生出的插曲。

春天，孩子们玩这个上瘾。河道上下，村头东西，常飘荡着“芈芈”的呜哩哇啦声。大人们劳作间隙，也会到河边折柳做“芈芈”。他们吹得比孩子们好听万倍，一首小曲，或一段百鸟朝凤，悠扬的曲调顺着春天原野萌芽的河道，沐浴着春日暖阳，飘得很远、很远……

柳笛惊醒了小草，它们打着哈欠探出尖尖的脑袋，瞪着好奇的眼睛东瞅西望；河里的鸭子踏着碧波，扇动着欲飞的翅膀，粼粼水面溅起一串长长的水花；鱼儿跃出水面，在温润的春水里追逐嬉戏。

春风吹绿了大地，小鸟出壳了，麦苗疯长了。夏急忙忙追寻着“芈芈”跳跃的音符，紧随春的脚步翩翩起舞。

待柳叶长成剪刀状，柳笛就再也做不成了。

灯下漫笔

望梅知春归

□蓝冰

每年春到，我总要去看迎春梅。它是春的信使。

在北方的乡下，哪里都能见到它。崖壁顶、石缝间、山坡上、田野旁，闻到梅香，旁边一定就有它。向阳或山阴，近水或近山，都有它的身影。迎春梅开的时候，春天也就到了。

梅枝上，点点花蕾如铃，仿佛风动便响。一树梅花开时，远望如锦如霞，如烟花绽放。连成一片时，蓝天白云为底，它们便如满天的星河。

花蕾暗红，遥望如枸杞子。初吐的花蕾被萼片包裹，粒粒如黄豆。待绽的花蕾修长，顶端渐尖，呈锥形，表层油亮，足以窥见其内心的急切和生命的饱满。每一根枝条，都是生命的河流；每一个花蕾，都是一条从远方返航的银鱼。生命神秘而美好。

半开的花，像波浪状边缘的喇叭，羞羞答答，半粉半黄。花看半开，这时的花最是可爱。绽放了的花，如满月小鸡的黄，嫩而淡雅，或六瓣，或五瓣。

在灰白色的枯草中，常会乍见梅花一朵，娇嫩可爱，疑为采花人遗落，向花而去，却见枝藏其间，与枯草一色。假以时日，它们便会华枝春满，惊艳了目光，也照亮了枯萎。时序和生命，感慨或叹息，都在一枝春里。

迎春梅枝色暗，如朽木，如灰土，纵使微有绿意，也不张扬。因为它潜伏在冬末，引领春天，它必须低到尘埃里，必须以毫无辨识度的形象隐忍着，好在刹那间燃放，插上春天的旗帜。

不管你看不看，梅都那么开着、香着，春都那么来着。

但，看梅的人，站在春天的边缘，与梅同在，她的眼里、心里，就看到香气了。

时令走笔

伏牛之春

□张玉贞

伏牛山的春天，像一个笨小孩，懵懂着不肯醒来。当别的地方已落英缤纷时，它才睡眼蒙眬，睁开了眼睛。哇！太阳红了，风儿柔了，天空蓝了，云儿白了，柳树发芽了，迎春花吹起了小喇叭。

此时，笨小孩好似被春风点拨了一下，顿然开悟。先是街道两边的玉兰花擎起的灯盏噗的一下绽开了，一棵、两棵、三棵……接着整个街道都“亮”了。

街道上热闹起来，红男绿女春衫单薄，从屋里走出来，站在树下，或倚着树干，陶醉在花香里。那一树树繁花，成了他们手机中的风景，他们也成了别人手机里的风景。

接着，红叶李也不甘落后，纷纷在春雨中露出了花蕾，天一放晴，和煦的阳光铺开来，枝丫间便开出了星星似的小花。那小花开始是零散的，一朵一朵的。人们从街这头走到街那头，还没来得及回首，花儿就漫到了树梢，后来层层叠叠、团团簇簇。站在树下，头顶是一片粉红的云，微风吹来，片片花瓣落下来。

山野里，各种花儿粉墨登场，粉的桃花、白的梨花、黄的油菜花，它们仿佛是一群身着汉服的女子，拼命地展示着妖娆和妩媚。

风柔柔的，柳树从鹅黄变成浓绿，身姿婀娜。杨树的叶子还没舒展开来，却顶着满头的翡翠，单等着暖风的抚摸，就飘出满天的杨絮。

田野里，人们忙碌着。有的用手扶电动铧犁犁地，有的用牛耕作，还有的一镢头一镢头地刨地。新翻的土地，散发出淡淡的泥土香，“谷雨前后种瓜种豆”，农民都赶着季节种庄稼呢，南坡种土豆，北地种玉米，西沟栽红薯，东岭种芝麻。

伏牛山的春天，真正让人陶醉的还是连翘花开的时候。漫山的金黄，如滔滔河水滚滚而来，任之泛滥，它们一丛丛、一簇簇，蓬蓬勃勃地生长在山中的每一个角落。怎一个美字了得？

杜鹃花开的时候，伏牛山的春天，就接近尾声了。此时，若站在山顶，极目四望。绿的山、绿的水、绿的树木、绿的小草，漫山遍野的绿，连人的心都绿了。再仔细观察，在这绿的海洋里，点缀着点点火红，那火红渐渐地铺展开来，灿烂着人们的双眼。红花衬着绿叶，声势浩荡，把美演绎到极致。

接着布谷鸟叫了，伏牛山的夏就到来了。

闲情偶寄

花喜鹊相亲

□朱号斌

三月的春风，轻轻摇醒了睡梦中的花喜鹊。她睁开惺忪的眼睛，看到东方的天边已经火红火红。她又低下头看看丰满油亮的羽毛，猛然间她决意来一次甜蜜的相亲旅行。她把这个想法悄悄告诉了小麻雀，小麻雀扇动着翅膀说：“好——好——”

忽然，远处传来一阵阵“你早你早”的问候声，那声音清脆悦耳，震荡山谷。啊！是喜鹊哥在呼唤。于是她展开翅膀朝着那个向往已久的地方飞去。

在一棵高大的皂荚树上，她看到了那有望属于他们的新家。“哎呀，你怎么乱蓬蓬的？”顿时，她沮丧了许多。喜鹊哥觉察到她的不悦，急忙将自己的羽毛梳理得铮亮，然后去梳理喜鹊妹的羽毛。

“啊！梨花——”喜鹊妹惊叫起来。他们双双飞进梨园。梨花真白，白得如同天边飞来的雪片，淡粉色的花蕊，浅睡在白玉盘似的花瓣里。喜鹊妹开心极了，顿时手舞足蹈。

她不停地用略略开启的小嘴去亲吻那些芳香四溢的花儿，如痴如醉。喜鹊哥心花怒放，穿梭于花间喳喳喳地叫着。他们仿佛一对情意缠绵的情侣，醉在其中。忽然间，一个天外之音传来：“水晶帘外娟娟月，梨花枝上层层雪……”

他们离开了琼树玉枝的梨花园，又来到了芳香浓郁的杏花林。杏花在阳光的沐浴下竞相开放。有的全开，露出了粉红色的花蕊；有的半开，好像羞涩的舞女的裙；还有的随着花瓣的伸展，色彩由浓变淡。蜜蜂嗡嗡嗡地飞来飞去，还不忘钻进花蕊中，翘起尾尖，专心采蜜。他们看到这一切，禁不住跳起舞来。“不学梅欺雪，轻红照碧池”，那声音透着几多溺爱和赞美。

喜鹊哥又携喜鹊妹来到了金波翻滚的油菜地边。油菜花一棵棵一簇簇，前呼后拥，微风一吹，金波浩渺，一圈圈荡漾开来。不计其数的蜜蜂，穿梭其中，嗡嗡嘤嘤，如一曲美妙的音乐。忽然，喜鹊哥抖动着双翼，暗示喜鹊妹还有更美的风景在后边。

他们双双飞上了拔地而起的大楼顶端，抬头仰望，湛蓝湛蓝的天空一碧如洗。低头俯视，社区内绿树红花，郁郁葱葱，亭台楼阁，交相辉映，花花绿绿的男男女女穿梭其中。夜幕降临，喜鹊妹不再犹豫了，她已拿定了主意，要和喜鹊哥生活在这美丽的环境中，直到永远……

生活空间

三月，等我

□琴心

许是巧合吧，两个美丽的节日竟然都在三月。

喜欢女人节的柔情，这一天，辛苦疲惫的女人有了奢侈和放松的理由；这一天，女人的社会地位充分体现。

喜欢植树节的生机。植一树绿，育一片生机。一棵棵小树苗植入土地，一片片森林拔地而起，挡风沙、固水源、护土壤、促生态、净空气。十几亿人口大国，一双手一年哪怕只植一棵树，十年、百年下去呢？雾霾，远离吧！

一年十二月，最爱是三月。当然，并不为着这节日。一介小女子，俯首柴米油盐事，节日，充其量是为自己寻个愉悦的理由而已。爱三月，是爱臃肿退却的清爽、爱万物焕发的盎然、爱风霜洗礼下的那份明媚。

这不，才入三月，浑浊的天地便一下清朗起来，迎春花竖起喇叭引吭高歌，柳条儿呼朋唤伴甩起长发，油菜儿排着方阵擎起花伞。随风摇曳的结香也似乎一夜间占领了枝头，金黄色的花朵舞起来，四面八方的蜂蝶儿哼着小曲匆匆赴会。这般蓬勃、明媚，催醒着徘徊低谷的心绪。诸多念头，便在这温润的明朗中滋生。

三月，想带女儿踏次青。去和田野叙叙旧，和迎春花握握手，陪粉蝶儿玩会游戏，和小草儿来个拥抱。而后，躺在林子里听听风的声音，和敦实的大地说说知己话，再陪女儿捉会儿迷藏、玩会儿泥巴。最好，还能和女儿一起挖几个土坑、栽几棵树苗。

三月，想和儿子共读一本书。可以是郭敬明的《左手倒影，右手年华》，可以是六道的《坏蛋是怎样练成的》，也可以是《怖客》里惊悚的鬼故事。一定认真细致去读，耐心聆听那些或叛逆、或忧伤、或张扬的声音，抑或毛骨悚然的离奇情节。然后告诉自己，这就是青春，大可不必纠结、忧心。

三月，想陪父母回趟故乡。走走萦绕梦里的山野小道，听听溪流山泉的声音，陪长眠的爷爷奶奶唠唠嗑，然后回青砖灰瓦的老屋坐一会，看看屋前的皂荚树长没长新芽、屋后的蒲公英开没开花，还有老屋角落里安身的蟋蟀们可还寂寞？

三月，要去挖次野菜。一把小铲、一个小竹篮，一份没有任何干扰的自由。远离闹市、远离手机、远离车马喧嚣，让脚步和土地缠绵，让手儿和土地亲昵。可以是蒲公英，也可以是荠荠菜。有暖暖的阳光在头顶，有欢快的雀儿在左右，野菜不必多，一盘一餐便够，那份悠然自可佐酒。

三月，要采几朵春回来，装满那个婀娜的水瓶，让温润和清香填满偌大的空间。春疲倦时，就带它到清静的书页里安眠，有春的温香陪伴，我的那些长期寂寞的书本该会释然吧。

三月，要在一个宁静的午后，留一段不受干扰的时光打个长长的电话。和你说说田野的绿，说说琐碎里的苦与乐，听听电话那端的呵护与鼓励，然后，在你的肯定与叮咛里浅笑、欢喜。

三月，记住每个瞬间的美好、每个点滴的暖。然后，许它们开花、繁衍，等待某年某天的午后，于摇椅里与夕阳一起细数花瓣。

三月，等我！